

辜鴻銘的筆記

行印社版出民國

台北國民出版社印行

辜鴻銘的筆記

(原名張文襄幕府紀聞)

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三版

辜鴻銘的筆記

定價

新臺幣四元
港幣一元

著者 辜鴻銘

出版者 國民出版社

登記證內警台業字第〇一一號
臺北市南昌街一段二十二號

印刷者 國民出版社

電話：二二二一八號
郵政儲金劃撥賬號三七三九

分銷處 台灣及港九南洋

各大書局

版 權
所 有

香港通信處：九龍鑽石山下元嶺一七九號轉

代序

左舜生先生近有「辜鴻銘的筆記」一文，登於「自由人」三日刊，錄之以代說明重印此書之旨趣。

——編者——

「研究人才在地理上的分佈，這是頗有趣的一個問題。」

幾位提倡改革最早而地位也最高的人物如容闕（1828—1912），康有爲（1858—1927），孫中山（1866—1925），梁啟超（1873—1928）都出生於廣東，這是不難理解的。大陸退出以前若干金融界的鉅子，多籍隸江浙，乃至被日本人替我們造出一個「江浙財閥」的名辭，這也不難解釋。可是清民之際的三位高等翻譯人才——林紓（1852—1924）、嚴復（1853—1921）辜鴻銘（1857—1928）都出生於福建，我却看不出有什麼一定的道理。

林籍福建閩縣，嚴籍福建侯官，辜籍福建同安。同安在明清兩代均屬泉州府，民初屬廈門道。

「清史稿」以林嚴辜三人合傳，這是很妥當的。林嚴兩位都是由西譯中，而且他們對中國文學的造詣都很高，因此他們在中國享名甚大。辜是由中譯西，中文雖然也不算太壞，但與林嚴却不能相提並論，因此他在歐洲和日本的地位，反而要比在中國的來得高。

現在我姑且把「清史稿」爲辜寫的這篇簡單而且不太正確的傳記錄在下面：

『辜湯生字鴻銘，同安人。幼學於英國，爲博士。（？）遍遊德法意奧諸邦，通其政藝。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國學術，窮四子五經之奧，兼涉羣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譯四子書，述春秋大義及禮制諸書。西人見之，始歎中國學理之精，爭起傳譯。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張之洞周馥皆奇其才，歷委辦礦約津浦等事。旋爲外務部員外郎中，擢左丞。湯生論學，以正誼明道爲歸，嘗謂歐美之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之主禮教，修其內者也。又謂近人欲以歐家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微中國禮教不能弭此禍也。湯生好辯，善罵世，國變後，悲憤尤甚。窮無所之，日人聘講東方文化。留東數年歸，卒，年七十有二。』

此外關於辜氏的事蹟我知道得很少，我僅僅曉得他在張之洞的幕府最久，曾一度執教滬

於北大，也曾任過其英文報的總編輯。最近某君告余，張宗昌在山東的時候，他曾任過山東某太學的校長，則不知是否確實。他有一張在北平 and 太戈爾合拍的照片，長袍馬褂，樣子很不錯。

辜氏入民國以後，更以頑固保守著稱，儘管保守也是人類的美德之一，但並小脚、辮子、姨太太、鴉片烟一並保守之，則毋乃太過。他的中文著作絕少，除掉這部「張文襄幕府紀聞」以外，我也實在舉不出第二部了。

辜氏這部筆記，印行於宣統二年（1910）八月，其時去張之洞的去世，剛好一年。（張之洞卒於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對於張的估價，雖不以爲是怎樣了不起，可是以張和清末那般大官作一比較，他畢竟覺得張還是很難得。而且以他自己那樣一種落落寡合的性格，張還是他一生中惟一的知己哩！因此，辜在這部筆記的自序裡說：

「余爲張文襄屬吏，粵鄂相陪二十餘年，雖未敢云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無今昔之慨，今夏多閒，披拾舊聞，隨事紀錄，便爾成帙，亦以見雪泥鴻爪之遺云爾。……」

又筆記中有一條，題爲「公利私利」，記事與張之洞就利害與是非的一種討論，辜主論

事當問是非，張則主利害，謂私利不可講，而公利却不可不講。彼此多方辯難，事終不以張說爲然。事在這段筆記的最後說：「今日余聞文襄作古後，竟至囊橐蕭然，無以爲子孫後輩計，回憶昔年公利私利之言，爲之愴然者累日。」這種地方，不僅可以看出張之爲人，也可看出辜對張的感情確不壞。

事在本筆記中，有兩處曾以曾文正（國藩）李文忠（鴻章）和張文襄相提並論，他認會是大臣，李是功臣，張則爲儒臣。他說：「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他以爲在洪楊平定以後，曾文正爲清廷所定的大計，不外兩端，其一辦善後，其一禦外侮。關於禦外侮一點，當時一般人認定西洋之所以敢於欺侮我，不外由於他們有鐵艦槍砲而已，至於他們的學術制度文物，乃非中國人所願過問，即曾文正的見識也不過如此。及李文忠繼起，乃如曹參之遵蕭何約束，一切無所變更，其結果乃造成甲午一役之不可收拾。等到張文襄寫「勸學篇」的時候，居然已知道有所謂「西學」，可是張也並不是對西學有什麼真知灼見，當時其所以要印行「勸學篇」，其目的不外「絕康梁以謝天下」，換言之，實不外爲自己洗刷而已。

事對會李張的批評不過如此，至對袁世凱盛宣懷輩，當然認爲更不足道，他的筆記裡有一條說：

丁未年（光緒三十三年）張文襄與袁項城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項城見駐京德國公使曰：「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我是辦事的。」其幕僚某，將此語轉述於余，以爲項城得意之談。予答曰：「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着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另一條說：

昔年余至上海謁盛杏蓀宮保，宮保閱余中庸譯英文一書刊成，見索，謂余曰：「中庸一書，乃是有大經濟之書，乞君檢送一本，爲子輩讀。」余對曰：「中庸一部要旨，宮保謂當在何句？」宮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賤貨貴德。」宮保乃顧左右而言他。

清史稿謂辜「善罵世」，其譏評當時人物，蓋大率類此也。

（四十三年五月）

弁言

余爲張文襄屬吏。粵鄂相隨二十餘年。雖未敢云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無今昔之慨。今夏多閑。撿拾舊聞。隨事紀錄。便爾成帙。亦以見雪泥鴻爪之遺云爾。其間系慨當世之務。僭妄之罪。固不敢辭。昔人謂漆園南華一書爲憤世之言。余賦性疎野。動觸時諱。處茲時局。猶得苟全。亦自以爲萬幸。又何憤焉。惟歷觀近十年來時事滄桑。人道牛馬。其變遷又不知伊於何極。是不能不摧愴於懷。古人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識者亮之。宣統庚戌中秋。

漢濱讀易者識

辜鴻銘的筆記

(原名張文襄
幕府紀聞)

代序

弁言

卷上

南京衙門

不排滿

虎門軼事

曹參代蕭何

大臣遠畧

上流人物

書生大言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一

五霸罪人	六
清流黨	六
孔子教	七
新算學	八
孟子改良	九
踐迹	九
務外	一〇
生子	一一
爲人	一二
公利私利	一三
權	一三
廉吏不可爲	一五

愛國歌	一六
半部論語	一六
理財	一七
王顧左右而言他	一八
官官商商	一八
愛官	一九
亡八蛋	一九
禁嫖賭	二〇
倒馬桶	二一
賤種	二一
貴族	二二
翩翩佳公子	二三

庸言庸行……………二四

不吹牛毬……………二五

頌詞……………二六

馬路……………二六

大人有三待……………二七

不問民……………二八

卷 下

眞御史……………二九

西洋議院考畧……………三〇

國會請願書……………三一

馬拉馬夫……………三二

夷狄之有君……………三三

爛報紙.....三三

讀書人.....三四

督撫學堂.....三五

女子改良.....三六

高等人.....三七

費解.....三七

不解.....三八

狗屁不通.....三八

看畫.....三九

華僑.....四〇

照像.....四〇

發財票.....四一

賣窮……………四一

不枉受窮……………四二

葉君傳……………四三

英將戈登事畧……………四五

贈日本海軍少佐松枝新一氏序……………四九

士說……………五一

在德不在辦……………五一

自大……………五三

依樣葫蘆……………五四

學術……………五五

風俗……………五六

政體……………五七

看照牌

五八

愛才

五九

不自貴重

六〇

不拜客

六〇

自強不息

六一

猶龍

六二

辜鴻銘的筆記卷上

(原名張文襄幕府紀聞)

漢濱讀易者撰

南京衙門

余同鄉李忠毅公之文孫龍田司馬。名惟仁。嘗詆論會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謂會文正功業及大節所在。固不可輕議。然論其學術及其所以籌畫天下之大計。亦實有不滿人意者。文正公日記內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問於何處可以見會文正陋處。余曰。看南京制臺衙門規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無當。即可知會文正之陋處也。

不排滿

或問余曰。會文正公所以不可及處何在。余曰。在不排滿。當時粵匪既平。兵權在握。天下豪傑之士。半屬門下部曲及昆弟輩。又皆梟雄。恃功驕恣。朝廷褒賞未能滿意。輒出怨